

# 寄

# 語

## 試談隊的存在和前途

親愛的隊友們：

離開隊已經三年，離開香港也已三年；關在用自己的手砌成的圍牆裏，我彷彿活得很寧靜，故紙堆中本沒有許多問題和主義，四季皆宜的景色也夠使遊子去留連；可是，在我周圍畢竟還有報紙和電視，我的大學爆起了連綿兩年又半的學生運動，還有每月按時寄來的「大路」，又都一次次把我成平靜中驚起，使我慚愧，發我追思，促我想到提起我的筆。

但我能夠寫些什麼呢？距離去年在蒲台的小住，匆匆又是一年，有時竟覺得，自己已墮落到成為靠回憶去生活的人，不配去給活潑勇猛的青年朋及們談些什麼道理了。然而，在我的回憶中，考試場中的不敗，詩酒玩樂的沉醉，學生會工作中的所謂練習自治和民主，已經使我非常厭棄；獨有在服務隊裏三年來的體驗，却是歷久彌新，永遠在記憶裏留着一片清潔、光明和希望。我當為這真實的體驗作見證。隊的存在價值和前途，是七年來無數人討論過的問題，只要隊存在一天，這問題就得被討論着，這次且從日本的學生運動談起。

在我到日本的半年後，東京大學醫學部的學生發起了反對新醫師法的運動，由於校方的無理處分，引起了全校學生的抗議，進入長期罷課，封鎖全校。運動的方向，也由個別問題發展到針對整個大學教育的弊端，引起了其他大學學生的反應。其間因為學生之間主張的不同，曾出現過雙方動員數萬人對峙的局面。東大的封鎖延續了半年，卒在校方導入警察八千人之下，全面解除。而這行動，却引致了運動的火種席捲全國。近百份之七十的大學（幾乎包括了所有的國、公立大學）陷於半停頓狀態。社會上，也掀起了極熱烈的討論。在政府和校方的拖和等之下，青年們愈來愈粗暴了，終至失去了輿論的同情。政府通過了緊急臨時法案，加強警察權力，封鎖相繼被解除，學生領袖們入獄，消沉的消沉，許多教授們的

心傷透了，校園又修復舊觀，一片「正常」。

追溯這次運動產生的原因，日本的大學制度，已經施行了近一百年，其間幾乎全無改革，於是出現了學閥的操縱，行政的僵硬死板，課程的有名無實，促使了學生們的反感，是無可置疑的事實。另一方面，背後也有着政治的因素，和政黨間的傾軋，指向決定日本國民何去何從的七十年代日美安保問題。再從時代和社會背景看，從一次社會調查中，看到日本這個國民總生產高居世界前列的國家，大學生不滿於社會現狀的，竟高達百分之八十一，對現時所有議會政黨都不支持的，竟在百分之六十以上。這裏反映出一個幾乎成為世界潮流的問題，就是：二十歲一代的青年人，都傾向於懷疑和否定既成的體制和秩序！

伴隨着顯然可見的大學風雲，還有不可忽視的另一些自覺或不自覺的行動，就是瀰漫世界各地的「嬉癡士」，在他們之中當然也是品流複雜，但有同一個背景，就是不滿於人間的偽善和表面繁榮的虛像，而以顛狂放縱去求自我的解放。再至於沉酣在鴛鴦蝴蝶、武俠小說，以至麻將狗馬的一羣，其實也未嘗不可以說是一種不自覺的逃避。無論執政管教的社會中堅們承認或不承認，青年們是已經喊出了求變的呼聲，而且，在行動中摸索了！

對於這些發生在身邊的事情，作為一個外國人，還可以保持旁觀的餘裕。兩年多以來，我看着日本學生們怎樣由平靜而充滿而粗暴而失望，再重陷在運動前那似光明似黑暗底無聲無血的殺戮中。看着他們在一個大運動裏，怎樣徬徨，怎樣被逼作出痛苦的抉擇，怎樣像失去理性似的相仇相打。在校方和學生雙方堂皇的口號下，怎麼藏着自私、卑鄙、欺騙……種種見不得光的手段。我感到迷失、茫感和悲哀。我對他們所信仰的主義，致以甚深的懷疑。誠然，一次革命的成功，是會像產嬰兒一樣，有着血和污穢，我們得要忍受。可是，孩子生下來了，如果仍是天生地帶着不斷仇恨的本質，這孩子決不會幸福。——一個問題夢魘似的纏着我的心，如果我是一個日本學生，我要作怎樣的選擇呢？

事情終於過去了，一片無聲，有的不過是偶爾幾句說學生們是受人利用的蒼蠅嗡嗡。背負着逃避問題的內疚，我在想，如果這世界確有着不平和苦難，我們的活確充滿着偽善和虛像，我們就不應得過且過。前面的青

年倒下去了，我們就得更要站起來。覺得他們走的途徑不對，我們就得要更找新的！

在尋找新路的時候，得經過一個步驟，是先找一個從污濁、積習和墮性中解放出來的方法。在解放自我的方法上，儒家提出了「格致誠敬」，佛家提出了「禪定寂滅」，耶教提出了信仰上帝、道教提出了服藥煉丹，「嬉癲士」提出了大麻和流浪，「叛逆學生」（這是他們自稱的名詞）提出了武裝鬥爭……。在這許多方法以外，我以為服務隊所一直堅持着的「義務勞動」和「愛的互感」，是一條值得被重視的途徑。

我們都認識到，香港的社會，是一個殖民地社會、商業化社會，生存競爭激烈的社會，在這種社會中出生長大的青年，耳濡目染所塑造成的，是個人主義，金錢至上，投機取巧，萎靡腐化、鑽營和敷衍，這些性質，窒息了我們的心靈，軟化了我們的勇敢，磨鈍了我們的感觸，剩下行屍走肉式的生存。服務隊義務工作的精神，正足以打破那動必求利的私念。服務隊的體力勞動，正足以振起我們衰疲的精神和軟弱的體力。服務隊所打通的田間道路，正足以使我們知道紙醉金迷的城市外面，尚有廣闊的自然和並不污穢的沙土，尚有被遺忘了的悲酸和疾苦。服務隊所提倡的團結互愛，正足以打破我們個人的圈子，解放我們的桎梏，給那未來的創造提供了可能的條件！

多少年來，不少人因隊的事功的微小而感到悲觀。以為我們所築的路遠比不上鋪路機，而服務隊不過提供了一些假期的去處，幾乎與「新潮舞會」異曲同工。可是，我們可有想到，當我們懂得有這疑惑時，我們的眼光早就已從筆記題中跳了出來，能夠放眼於我們能力所不及的疾苦了。而且，這勞動的體驗，是不可從任何演講和參觀得來的，我們應該肯定，這服務的價值並不在那小橋小路，也不在那受惠的村民，而在影響了我們自己，使將來的所謂「社會中堅」羣裏，少了幾十條寄生蟲，多了幾十個肯站在未來的職業崗位上給社會奉獻的人。多少年來，隊的思想問題一直被爭論着，曾引起許多誤會，受過左右雙方各打的三十大板，嚇跑了不少人，也使不少人因隊毫不「前進」而失望。在我以為，隊的存在價值正在於她的「義務勞動」和「愛的互感」，如上所述地提供了讓大家解放自我的可能，由這解放才可以有任何自由的創造。大專服務隊不屬於任何院校，也屬於任何院校，在這裏面，每一個參加者都不過是一個過客。隊像沙

漠裏的一池清水，讓每個行者都能在裏面洗個浴，再貯上一囊，好得精神奕奕地走向各自要去的遠方，是不應該讓誰來染上他們所喜好的顏色的。

我在前面說過，這時代是肯定既有、戮穿虛像的時代。希望這話沒有被誤會作為各打三十大板式的超然。這否定，應該是一種積極的否定，尼采說過：「我們自己要做生活環境的主人，不做生活環境的奴隸。目前狀態，覺得它不好，我們便不要承認它，不要相信它，不要屈服於它！」是的，不要害怕這「真空」，古往今來多少次大時代的轉變，都是先有這打破條條、否定既有的一段「真空」的！

臨書感發，不盡千萬。敬祝  
進步

### 過客

十一月十五夜於日本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 
未經批准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 
未經批准